

Bfo

# 大作曲家的 愛情與婚姻

邵義強 譯



# 大作曲家的愛情與婚姻

邵 C · 哈登  
義強

譯 著



目次

RW7887/61



第一章	巴赫以前的音樂家	一七
第二章	子女滿堂的巴赫	二一
第三章	莫差特和康絲丹彩	三五
第四章	不幸且悲慘的海頓	五七
第五章	單身者的三重奏	七三
	韓德爾	七六
	舒伯特	八〇
	布拉姆斯	八五
第六章	年輕時的貝多芬	九一
第七章	「不朽的愛人」之謎	〇九
第八章	爲婚姻奮鬥的舒曼	二三
第九章	命薄的蕭邦	四七

第十章	孟德爾頌與賽西兒	一六五
第十一章	華格納與永恆的女性	一八一
第十二章	一生坎坷的白遼士	二一三
第十三章	柴高夫斯基的神秘婚姻	二二九
第十四章	韋伯與「最親愛的情人」	二四五
第十五章	落英集	二五五
	葛路克	二五七
	波阿地歐	二六一
	史博	二六二
	麥亞白爾	二六六
	羅西尼	二六八
	威爾第	二七二
譯後記		二七七



羅馬時代的即興詩人

第一章 巴赫以前的音樂家





帕勒斯替納肖像

也許各位會覺得，爲什麼在這開頭的章節，就提出巴赫的名字，而大感意外。它的理由是，巴赫實在是第一位真正偉大的作曲家，同時他的婚姻狀況，也具有詳加介紹的價值。同時藉着這個標題，根據非常有限的資料，將巴赫以前的一些作曲家的愛情故事，先向各位介紹一下。

某一位著名的音樂史家，曾經公然表示，湊巧在同年（一八六五年）出生的巴赫和韓德爾之前，沒有一位值得冠上作曲家之名的音樂家。從某種意義上看，此話可以說是真實的。可是一般的音樂史家都覺得，巴赫以前的音樂家，我們毫無理由全部加以漠視，尤其是在這本書中，不管是戀愛或結婚，由於這些前輩們，也有過多彩多姿的體驗，更不能把他們剔除。

音樂史家雖然重視聖安布羅修士、聖葛羅果和阿列左的桂多，但由於這幾位音樂家把全部生涯都奉獻給教會，在延續人類的重要任務上，也就是對異性的熱情，已沒有任何關聯（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此外，像弗朗可·狄·柯羅尼亞，在創造今天的音樂記譜法的基礎上，多少有所貢獻，即使他曾經有過愛情，但現在連一點記錄也沒有。

照某一位崇拜者的話，姚士康·德·普瑞（Josquin Des Prex，一四五〇—一五二一）曾寫作一些「至今仍會迷人的」音樂。可是德普瑞是否做過新郎，或是一生都過獨身生活，我們是一無所知的。到了他的得意弟子阿德里安·魏拉爾（Adrian Willaert，一四八〇—一五六二，比利時人），我們在不充分的情況下，才開始得以談論我們的話題。

魏拉爾通常都被公認為牧歌（Madrigal）的創始人，是早期芬蘭樂派作曲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可是在不知不覺中，他的名字，却在音樂舞臺上消失了。今天，我們從他所留下的遺書中，雖然模糊不清地，但仍可發現一些情絲的片斷。他的遺書共有六篇，而且全部完好地留存着，從這些遺書中，我們得知他的妻子，芳名叫蘇珊娜，而且把他的大部分財產都遺贈給她。在第四篇遺書中，他寫道：「不論她是否再婚，我的遺產依舊遺贈給妻子，以示我最後的愛意。」

舒特拉頓曾說：「這位老人，愈迫近死期，對妻子的愛情，就格外熾烈。並且為她做各種周詳的安排。」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此外，我們也不用想要知道更多的事實了。

在早期音樂史中，關於另一位大師奧蘭德·狄·拉索（Orlando di Lasso，一五三二—一五九四）的事，也和魏拉爾的情況相似。他在十六世紀初葉，和帕勒斯替那，差不多在同一時代出生。他曾被世人稱為「音樂王子」，他的名字，曾傳遍整個歐洲。受到王公貴族的禮待，備受讚揚。他在巴伐利亞親王處供職後不久，就在這個宮廷，獲得高職，並娶蕾姬娜·薇芳嘉公主為妻。

他們兩人的結婚生活，好像非常幸福，可是由於狄拉索在作曲方面，過於勤勞，（他的作品，被確認為出自他手筆的，達二千五百曲之多！）結果突然精神錯亂，變得連蕾妮娜的臉，都認不出來了。後來她記述說：「他猝然失去過去一切的快樂和滿足，變得落落寡歡，滿臉憂鬱，嘴上總是喃喃自語着死亡的事。」

在大約兩百年之後，和蕾妮娜一樣，舒曼夫人克拉拉，也全心照顧過神經錯亂的丈夫。每當我們想起這兩位為親愛的夫君獻出無比愛心的婦女時，怎麼不為之一掬同情之淚。最後，死亡終於使狄拉索，從痛苦中得到解放。在他墳墓碑上，不僅刻着他的肖像，同時還雕有他最親愛的妻子和孫子們的像。

可是在巴赫以前的時代中，真正大放過異彩的，却是帕勒斯替那（Palestrina，原名為喬萬尼·畢耶路易吉 Giovanni Pierluigi，一五一四—一五九四）。他真是一位為根本改革宗教音樂的作曲樣式而誕生的作曲家。當音樂史家，公認他是最早的作曲家時，任何人都可能發出異議。若是照他自己的話，則他自認是後世真正偉大的作曲家的先驅，而不一定是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

青春時期的帕勒斯替那，使用過各種不同的別號，後來隨着聲譽的興隆，最後以故鄉的地名而聞名樂壇。帕勒斯替那，乃是羅馬附近的一個地名。今天，由於這種因緣，有不少音樂愛好者，特地到他的故鄉旅遊。這是薩比尼地區典型的丘陵都市，旅客要到那裏，着實要費不少氣力。正如那一帶位

於群巒中的城鎮，從開始，這都市就是在周詳的計劃下建設的。只要從險峻的街頭高處，試把一個蘋果丟下去，幾乎毫無疑問地，會一直滾落到腳下遠方的平地上。如果站在這高處遠眺，可以看到聖彼得大教堂的圓頂，在地平線上，像一顆真珠閃着光輝；直立在頂上的拉特拉諾教堂的雕像，彷彿伸手即可碰到。這裏的居民，大都貧窮，可是面貌都很清秀。當我們看到有那麼多兒童在到處追逐嬉戲，而不會跌倒或滾到坡下，無不覺得驚奇。

從這個被世間所棄的窮人窩裏，居然出現當時最偉大的音樂天才，也是真正的宗教音樂形式的創始者，算得是奇蹟。有關他的生活環境，並不是此書所要關心的。在這裏，我們所要紀錄的是，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結婚成家，而且這段婚姻生活，很幸福。如果從物質上看來，就像此後許多事實所證明的，也許我們會覺得，他如果不曾結婚還好些。他的老婆芳名露克蕾奇亞，傳記作者曾寫道：「她是一位正直的少女，她的身高和丈夫相若。」傳記作者又說：「她共享了他被遴選為最初梵諦岡專任作曲家的快樂。他和妻子一起忍受了最貧苦的日子，也超越最激烈的精神上的苦惱，並且共嘗過悲苦的、堅硬的果實。可是有時候，在他所獲得的榮譽，以及因而投射下來的溫暖的陽光中，也和她一起享受了和平的快樂。像這樣，這一對忠貞的情侶，一起過了約三十年的時光。」這段記述，有要弄修辭的味道，而且頗為抽象。如果能以散文式詳細地記錄，就好了。

當帕勒斯替那辭去梵諦岡作曲家的地位後，由於猶流二世的恩寵，成爲西斯丁納教堂的名歌手。

這位教皇，在米蓋蘭琪羅傳中，是一位重要的角色。他之獲得此項任命，乃是由於帕勒斯替那把他最早印刷的彌撒曲，題獻給猶流二世後，所得的報償。

可是此項委命，不論是從教會的規矩，或是當時的習慣，全屬違法。原因是，帕勒斯替那要進入西斯丁納合唱團，務必先具備兩種資格，而這兩項資格——必須是修士、同時又要單身，帕勒斯替那全都不是。幸而在猶流二世之後，繼任為教皇的馬塞路斯二世，也是帕勒斯替那的愛護者，結果還是容許了這個破規的事實。可是馬塞路斯二世去世後，由保羅四世控制聖彼得大教堂的權力，事態就改觀了。

由於保羅四世對教會的一切規矩，都採取極度嚴格的手段，聲明：「有妻室者在教會中工作，亂了風紀。」立刻把這位可憐的作曲家革職了。帕勒斯替那這時年紀雖然還輕，但已有家累，這件突然的失業，使他受到很大的打擊，結果害成重病。很幸運的是，他終於康復，而且在拉特拉諾教堂找到一個小職位。可是經過不了幾年，他的一家人，都陷入窮無立錐的境界。也只能要求增加薪俸，或是提出辭呈。而教會方面不肯多付錢，很自然地他們答應了他辭職。帕勒斯替那到這時候，又陷入絕望之境。可是在經歷十年坎坷不安的生活後，他又再任梵諦岡的作曲家之職。

但是一五八〇年，當這位作曲家正處於最榮耀的巔峯時，他的「愛侶」，染上不治之症。他的傳記作者，以狂想曲似的口吻形容說：「愛侶的眼淚和哭泣聲，在無情的死神的魔掌前，一點用處也沒

有。」七月二十一日，露克蕾奇亞就撒手西歸了。次日，她的遺體被收納在梵諦岡中，帕勒斯替那含淚在教堂中，看葬禮儀式的進行。當所愛的人，被死神奪走後，留給他的，只有寂寞與悲傷。

「晚年的帕勒斯替那，一直被疲勞與貧窮所逼。只能加入仰賴保護者喜惡而渡過可憐日子音樂家行列。他的生涯，正如巴赫等許多作曲家那樣，證明結婚對於音樂工作者，並未必會招來失敗。」帕勒斯替那自己於一五九四年去世。當時莎士比亞才三十歲，正是他的作品，開始被印刷的年份。

當這位音樂家在地下安眠五十年後，義大利又誕生了一位非常突出的作曲家。這位就是亞歷山大·史塔岱拉 (Alessandro Stradella, 一六四二—一六八二)。他雖然是一位十七世紀相當卓越的音樂家，他的聲譽，却是在「死後才傳揚樂壇」的。在他的一生中，有過極為纏綿浪漫的愛情故事，後來被馬利翁·克勞佛取用為歌劇的主題，也被使用為小說的題材。

有不少人寫過他的傳記，其中有一位形容史塔岱拉是「眉目秀麗，容易使人着迷，體格相當勻稱，富於機智。那訓練有素的舉止談吐，到處引人矚目。」只要有這樣的條件，就不怕沒有浪漫的故事。

事情是這樣的。史塔岱拉教一位芳名奧婷西亞的美麗歌手的音樂。布魯德羅很直率地寫道：「當年輕的教師，教一位綺年玉貌的姑娘音樂時，其中會潛藏着什麼樣的危險，是不言而喻的。姑娘以婉轉的歌喉，唱出情歌時，必然會在年輕的教師的心胸激發出愛情。」而事實正是這樣！正如此後就要介紹的，莫差特和海頓，都屢次成為他的女弟子的「愛的俘虜」，而貝多芬和舒伯特，也不例外。這

時不僅是雙手的緊握，而是兩心的默契與結合了。這真是阿培拉爾（Abelard，法國神學家、哲學家，一〇七九—一一四二）和女弟子愛洛伊絲（Heloise）間戀愛故事的不斷重演。

奧婷西亞和她的老師，雙雙墜入情網，也就是老師愛上了他的學生。後來在一個銀輝遍地的夜裏，以威尼斯為背景，兩人手拉着手，逃離了家鄉。「史塔岱拉用自己黑色的大外套，把奧婷西亞的嬌軀裹住，用他的大頭巾，把她的頭髮遮蓋，一起踏上等候他們兩人的宮得拉（平底船）。然後兩個人就消失在黑幕中。」

第二天，這兩個人到達羅馬。奧婷西亞在此前原是一位青年貴族的情人。他的名字叫孔達利尼，延聘史塔岱拉作為情人的教師的，也正是他。當孔達利尼知道這對男女潛逃時，立即嫉火中燒，立誓復仇。他馬上差遣了刺客趕到羅馬。

可是刺客抵達羅馬時，遇到史塔岱拉正在聖喬望尼·拉特拉諾教堂彈奏風琴。由於他的琴聲令人肅然起敬，刺客們深受感動，就違背自己的使命，反而把這件準備暗殺的秘密轉告了他，而且勸他：「趕緊帶着你的情人，遠走高飛。」史塔岱拉馬上就照做了，該夜這對情侶，又躲往杜溫。改變初衷的刺客，回去報告說，在他們到達的兩三天前，這對男女，已離開羅馬轉赴杜溫。

孔達利尼於心不甘，又僱用三名刺客，追趕到杜溫。這時候，史塔岱拉和奧婷西亞兩人，已把自己的戀愛經過，悉數告訴薩奧依公爵夫人。由於夫人很同情他們，把奧婷西亞帶到修道院躲藏起來，



聘請史塔岱拉爲自己的專任作曲家。

儘管這樣，刺客依舊隨時等候機會，要暗算史塔岱拉。某一天的黃昏，夜幕徐徐降落時，他在城牆的附近散步。突然三名刺客衝了出來，同時襲擊他，把他刺成重傷，幸運的是他居然沒有一命嗚呼。後來他又恢復了健康，不久，就和奧婷西亞正式舉行婚禮。

這時天空好像突然放晴了。可是史塔岱拉和他的妻子，雖然彼此相愛很深，過着甜蜜溫馨的生活

，但總是忘不了籠罩在他們身上的危機。不管他們走到那裏，總是提心吊膽，戰戰兢兢，不知道什麼時候，刺客的劍會落到他們頭上。

在杜溫過了五年這種心驚膽顫的生活後，

兩人就遷居日內瓦。某一夜，在黎明前，孔達利尼懷着深惡痛絕的心，衝進他們的愛巢，殘忍地用利劍刺進這對夫妻的心臟。殺人者利用黑幕逃遁，等候天明，就乘船離去。此後這位貴族，就消失了行蹤。法國會有一句諺語是：

「在音樂之國的義大利，歌曲與匕首同在。」



浦賽爾